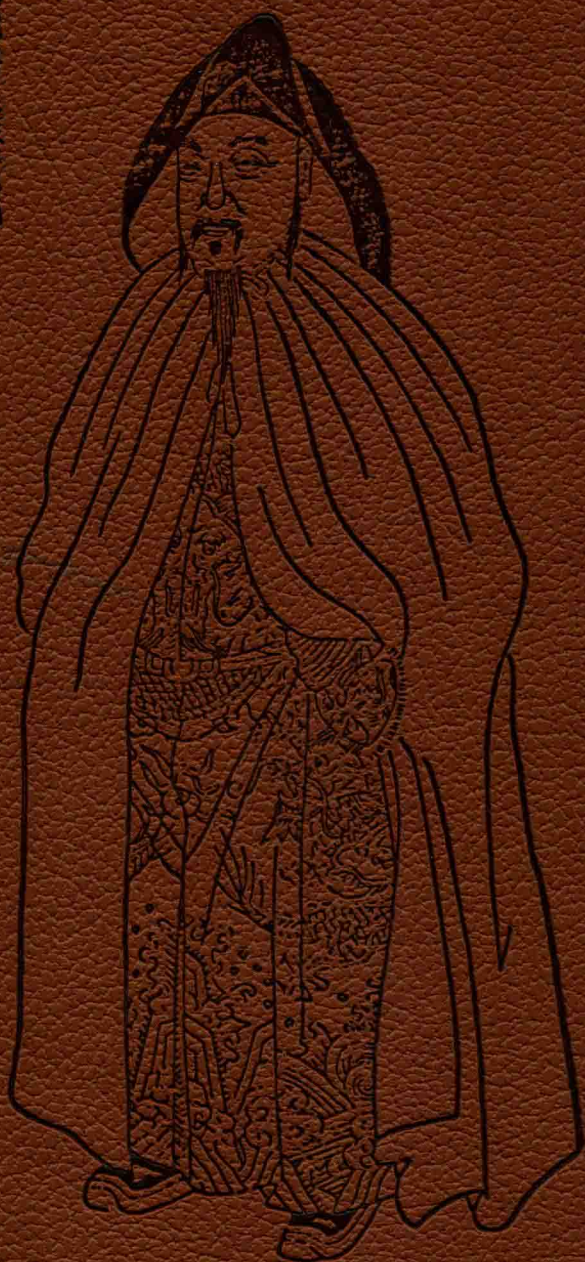


四库全书

精華

【图文珍藏版】

「清」纪昀等○原著 邹博○主编



线装书局

中华书局出版

中华传世藏书

四库全书



图文珍藏版



〔清〕纪昀等○编



线装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四库全书精华. 史部/(清)纪昀等编; 邹博主编

—北京: 线装书局, 2011.7

ISBN 978-7-5120-0385-9

I. ①四… II. ①纪… ②邹… III. ①四库全书

IV. ①Z121.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28809号

四库全书 精华

原 著: (清)纪昀 等

主 编: 邹 博

责任编辑: 杜 语

封面设计:  博雅圣轩藏书馆
Boyashengxuan Cangshuguan

出版发行: 线装书局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鼓楼西大街41号(100009)

电话: 010-64045283

网址: www.xzhbc.com

印 刷: 北京彩虹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字 数: 3800千字

开 本: 787×1092毫米 1/16

印 张: 336

彩 插: 8

版 次: 2011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数: 1-3000套

书 号: ISBN 978-7-5120-0385-9

ISBN 978-7-5120-0385-9



9 787512 003859 >

定 价: 4680.00元(全十二卷)

目 录

国语

祭公谏征犬戎	(3)
召公谏厉王止谤	(7)
襄王不许请隧	(10)
单子知陈必亡	(13)
展禽论祀爰居	(18)
里革断罟匡君	(21)
敬姜论劳逸	(23)
叔向贺贫	(26)
王孙圉论楚宝	(27)
诸稽郢行成于吴	(29)
吴越荒成不盟	(32)
范蠡论战	(34)

战国策

苏秦以连横说秦	(39)
司马错论伐蜀	(43)
范雎说秦王	(45)
范雎论远交近攻	(48)
邹忌讽齐王纳谏	(51)
颜觸说齐王	(53)
冯援客孟尝君	(56)
赵威后问齐使	(59)
庄辛论幸臣	(61)
触龙说赵太后	(63)
鲁仲连义不帝秦	(65)
鲁共公择言	(70)
唐雎说信陵君	(71)
唐雎不辱使命	(72)
乐毅报燕王书	(75)

晏子春秋

庄公问威当	(81)
世服天下	(81)
吴王问保威	(82)

强不失之道	(82)
-------------	------

史记

史记卷一	(85)
五帝本纪第一	(85)
史记卷二	(124)
夏本纪第二	(124)
史记卷三	(181)
殷本纪第三	(181)
史记卷四	(202)
周本纪第四	(202)
史记卷六	(271)
秦始皇本纪第六	(271)
史记卷七	(355)
项羽本纪第七	(355)
史记卷八	(401)
高祖本纪第八	(401)
史记卷九	(459)
吕太后本纪第九	(459)
史记卷三十一	(486)
吴太伯世家第一	(486)
史记卷四十一	(517)
越王勾践世家第十一	(517)
史记卷四十七	(534)
孔子世家第十七	(534)
史记卷四十八	(601)
陈涉世家第十八	(601)
史记卷五十三	(625)
萧相国世家第二十三	(625)
史记卷五十四	(637)
曹相国世家第二十四	(637)
史记卷五十五	(653)
留侯世家第二十五	(653)
史记卷六十一	(676)
伯夷列传第一	(676)
史记卷六十二	(684)
管晏列传第二	(684)





史记卷六十三	(691)
老子韩非列传第三	(691)
史记卷六十五	(704)
孙子吴起列传第五	(704)
史记卷六十六	(719)
伍子胥列传第六	(719)
史记卷六十九	(737)
苏秦列传第九	(737)
史记卷七十四	(776)
孟子荀卿列传第十四	(776)
史记卷七十五	(788)
孟尝君列传第十五	(788)
史记卷七十六	(805)
平原君虞卿列传第十六	(805)
史记卷七十七	(822)
魏公子列传第十七	(822)
史记卷七十八	(836)
春申君列传第十八	(836)
史记卷八十	(853)
乐毅列传第二十	(853)
史记卷八十一	(868)
廉颇蔺相如列传第二十一	(868)
史记卷八十四	(889)
屈原贾生列传第二十四	(889)
史记卷八十五	(909)
吕不韦列传第二十五	(909)
史记卷八十六	(919)
刺客列传第二十六	(919)
史记卷八十七	(948)
李斯列传第二十七	(948)
史记卷九十二	(990)
淮阴侯列传第三十二	(990)
史记卷一百七	(1020)
魏其武安侯列传第四十七	(1020)
史记卷一百一十一	(1043)
卫将军骠骑列传第五十一	(1043)
史记卷一百二十九	(1094)

货殖列传第六十九	(1094)
史记卷一百三十	(1133)
太史公自序第七十	(1133)

贞观政要

君道	(1181)
政体	(1190)
任贤	(1201)
君臣鉴戒	(1216)
尊敬师傅	(1226)
崇儒	(1233)
征伐	(1237)
安边	(1249)
畋猎	(1255)
慎终	(1258)

史通

六家	(1271)
二体	(1278)
序例	(1281)
编次	(1283)
言语	(1287)
浮词	(1290)
叙事	(1292)
直书	(1297)
曲笔	(1299)
鉴识	(1302)
核才	(1305)
烦省	(1308)
杂述	(1310)
自叙	(1313)
古今正史	(1316)
疑古	(1325)
惑经	(1329)
忤时	(1333)

史部

四库全书

图文珍藏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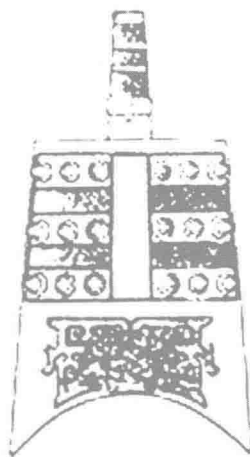
国



语



綫裝書局



《国语》 导读

《国语》是我国第一部国别体史书。全书二十一卷，以诸侯国为单位，分别记载周王朝及鲁、齐、晋、郑、楚、吴、越七国部分史实。起于西周穆王十二年（前990）西征犬戎，终于东周定王十六年（前453）。晋卿智伯被韩、赵、魏联合所灭，前后共五百三十八年。

《国语》以其历史性、思想性和文学性并重而在中国古代典籍中独树一帜，历来为后人所重视。

《国语》作为各国史料汇编，记载了春秋战国时期各国政治、军事、外交、经济、文化及习俗等各方面的历史，勾勒出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化阶段的时代轮廓，对我们研究上古社会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国语》虽以记述贵族言论、反映贵族思想为主要内容，其进步思想不如《左传》鲜明，然而其中也有不少篇章表现了一定程度的民本思想及某种程度的爱国思想。如《召公谏厉王弭谤》阐述了重视人民利益和意志的具有民主因素的思想：“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以言。”《臧文仲如齐告彘》则塑造了一位忠于国事、体恤民生的卿大夫臧文仲的形象。

《国语》叙事甚少，主要是记载一些谏说之辞，文字大多古朴简练，但也有一些篇章故事生动，言辞委婉风趣，人物性格也很鲜明。如《齐姜与子犯谋遣重耳》中的一节：“姜与子犯谋，醉而载之以行。醒，以戈逐子犯，曰：‘若无所济，吾食舅氏之肉，其知厌乎！’舅犯走，且对曰：‘若无所济，余未知死所，谁能与豺狼争食？若克有成，公子无亦晋之柔嘉，是以甘食。偃之肉腥臊，将焉用之？’遂行。”重耳与子犯的对话，口吻毕肖，神态如画，历历皆在目前。

祭公谏征犬戎

【原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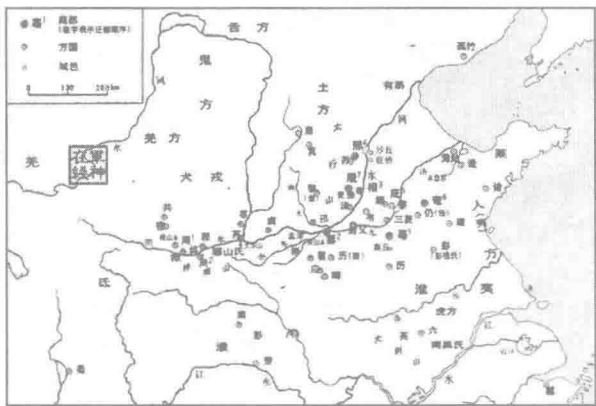
穆王将征犬戎⁽¹⁾，祭公谋父谏曰⁽²⁾：“不可！先王耀德不观兵⁽³⁾。夫兵戢而时动⁽⁴⁾，动则威⁽⁵⁾，观则玩⁽⁶⁾，玩则无震⁽⁷⁾。是故周文公之《颂》曰⁽⁸⁾：‘载戢干戈⁽⁹⁾，载橐弓矢⁽¹⁰⁾。我示懿德⁽¹¹⁾，肆于时夏⁽¹²⁾，允王保之⁽¹³⁾。’先王之于民也，懋正其德而厚其性⁽¹⁴⁾，阜其财求而利其器用⁽¹⁵⁾，明利害之乡⁽¹⁶⁾，以文修之⁽¹⁷⁾，使务利而避害，怀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¹⁸⁾。”

“昔我先王世后稷⁽¹⁹⁾，以服事虞、夏⁽²⁰⁾。及夏之衰也⁽²¹⁾，弃稷不务⁽²²⁾，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窜于戎、狄之间⁽²³⁾，不敢怠业⁽²⁴⁾，时序其德⁽²⁵⁾，纂修其绪⁽²⁶⁾，修其训典⁽²⁷⁾，朝夕恪勤⁽²⁸⁾，守以敦笃⁽²⁹⁾，奉以忠信⁽³⁰⁾，奕世载德⁽³¹⁾，不忝前人⁽³²⁾。至于武王⁽³³⁾，昭前之光

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莫弗欣喜。商王帝辛⁽³⁴⁾，大恶于民⁽³⁵⁾。庶民不忍⁽³⁶⁾，欣戴武王，以致戎于商牧⁽³⁷⁾。是先王非务武也⁽³⁸⁾，勤恤民隐而除其害也⁽³⁹⁾。”

“夫先王之制⁽⁴⁰⁾：邦内甸服⁽⁴¹⁾，邦外侯服⁽⁴²⁾，侯、卫宾服⁽⁴³⁾，夷、蛮要服⁽⁴⁴⁾，戎、狄荒服⁽⁴⁵⁾。甸服者祭⁽⁴⁶⁾，侯服者祀⁽⁴⁷⁾，宾服者享⁽⁴⁸⁾，要服者贡⁽⁴⁹⁾，荒服者王⁽⁵⁰⁾。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先王之训也⁽⁵¹⁾，有不祭则修意⁽⁵²⁾，有不祀则修言⁽⁵³⁾，有不享则修文⁽⁵⁴⁾，有不贡则修名⁽⁵⁵⁾，有不王则修德⁽⁵⁶⁾，序成而有不至则修刑⁽⁵⁷⁾。于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让不贡⁽⁵⁸⁾，告不王⁽⁵⁹⁾。于是乎有刑罚之辟⁽⁶⁰⁾，有攻伐之兵，有征讨之备，有威让之令，有文告之辞。布令陈辞而又不至，则增修于德而无勤民于远⁽⁶¹⁾，是以近无不听⁽⁶²⁾，远不服⁽⁶³⁾。”

“今自大毕、伯士之终也⁽⁶⁴⁾，犬戎氏以其职来王⁽⁶⁵⁾，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观之兵。’其无乃废先王之训而王几顿乎⁽⁶⁶⁾！吾闻夫犬戎树惇⁽⁶⁷⁾，帅旧德而



▲祭公谏征犬戎



▲西周第五代国君穆王像

守终纯固⁽⁶⁸⁾，其有以御我矣⁽⁶⁹⁾。”

王不听，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⁷⁰⁾。自是荒服者不至。

【注释】

- (1) 穆王：西周第五代国君，姓姬名满。征：上讨下为征，含正其不正之意。犬戎：我国古代活动于陕西泾、渭流域的一个少数民族，亦称畎戎、昆夷、畎夷等，殷、周时比较强大。曾联合申侯攻杀周幽王，迫使周室东迁。(2) 祭公谋父：姓姬，字谋父，周公的后代，封于祭（今河南荥阳东北），故称祭公。当时为周穆王卿士。谏：下对上的直言规劝。(3) 耀德：彰明美德。耀，明。观兵：炫耀武力。观，示。(4) 夫：发语词，无义。戢：聚集，收藏。(5) 威：畏，威力。(6) 玩：轻慢。

意同黜。引申为滥用武力、穷兵黜武。(7) 震：惧，惧怕。(8) 周文公之《颂》：周文公即指周公。“文”为周公的谥号。《颂》：指《诗经·周颂·时迈》篇。相传此诗是周公歌颂武王伐纣而作，故称周文公之颂。引诗旨在说明偃武修德。

(9) 载：语助词，无义。干戈：盾和戟。古代战争中常用的防卫和进攻武器，故也可作兵器的统称，也可指代战争。(10) 橐：收藏弓的袋子。这里作动词用，收藏。弓矢：弓和箭。(11) 懿德：美德。(12) 肆：传扬。时：通“是”。夏：华夏，中国。(13) 允：信，相信。保：保有，保存。(14) 懋：勉励、鼓励。厚：敦厚。性：情性。(15) 阜：大、多。器用：指兵器、农具之类的东西。(16) 明：阐明。乡：处所、地方。通“向”。(17) 文：礼法。

(18) 滋大：发展壮大。滋，增益、加多。(19) 先王世后稷：此句《天圣》本、《史记·周本纪》有“王”字，钱敏求、黄丕烈，梁玉绳并从之。故从其旧。但董增龄《国语正义》认为“王”字为衍字，录以备查。世：父子相继为世，即世袭。后稷：周朝的始祖，姓姬名弃，舜时为农官。古代掌农事的官称后稷，故称弃为后稷。后，君主；稷，官名，掌管农事。(20) 服事：诸侯定期朝觐、纳贡，出征从戎，或在朝廷任职等奉事天子。虞、夏：指虞舜和夏启。弃为舜农官，子不窋为夏启农官。(21) 及：等到、到了。夏之衰：指启子太康时代。太康沉湎于田猎，不恤民事，为羿所杀。(22) 弃稷：废弃农官。不务：不从事农业生产。

(23) 不窋：弃之子。用：因此。窜：逃窜，藏匿。戎、狄之间：尧封弃于郃，



不窋失农官，离夏而迁于邠（今陕西彬县附近），邠西接戎，北近翟。故言戎狄之间。（24）业：指农业。（25）序：通“叙”。叙说、布陈。（26）纂：继续、继承。绪：事业。（27）训典：教训和法则。以上三“其”字，均指弃而言。（28）恪：恭敬、谨慎。（29）敦笃：敦厚笃实。（30）以：介词。用、拿。（31）奕世：累世，代代相承。奕，重、次第。载：承。（32）忝：辱、辱没。前人：指自弃、不窋至文王。一说指弃。按文意前说为长。（33）武王：即周武王，姓姬名发，文王之子，曾率诸侯灭商，为西周开国君主。（34）商王帝辛：即殷商的末代君主纣王。姓子，辛是他的名字。（35）恶：厌恶、憎恶。（36）庶民：一般人民，即老百姓。（37）致戎：出兵。商牧：商都朝歌郊区牧野地方，在今河南淇县南。公元前1066年正月，周武王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伐商。殷纣王发兵七十万（一说十七万。以十七万近是）抵御，大战于牧野。纣兵马前倒戈。二月底周兵攻破朝歌，纣王在鹿台自焚，商朝灭亡。史称“牧野之战”。（38）务武：从事武力。（39）恤：体恤、忧恤。隐：痛苦、疾苦。（40）制：制度。（41）邦内：指国都四周方圆千里的地区，由天子直接统辖。夏称邦内，商称邦畿，周又称王畿。甸服：指天子直辖的国都及郊外约周围千里区域。甸，治田。甸服内之人以耕作田地交税出赋服事天子，故称甸服。（42）邦外：指甸服以外五百里的区域，天子分封给诸侯。侯服：侯国之服。指诸侯国为王前驱而服事天子。侯，斥侯。即古代行军作战时在前沿侦察敌情的人。（43）侯、卫宾服：侯服以外五百里区域，介于诸侯和边疆之间，既是诸侯国的外卫，又不是诸侯国，按礼，只定期朝见天子，天子以宾客待之，故称宾服。（44）要服：宾服之外五百里的区域。要，束缚。蛮夷之地离国都已远，天子依靠与之订立盟约，羁縻、约束其服事天子，故称要服。（45）荒服：要服之外五百里的区域。戎狄之地离国都更远。以其荒野，顺应其风俗而使之服事天子，故称要服。（46）祭：指天子每天祭祖考。物品由甸内人供应。（47）祀：指天子每月祀高祖、曾祖，物品由侯服君主供应。（48）享：献。指天子四季的享献，祭祀始祖，由宾服君主供应物品。（49）贡：岁贡。要服君主每六年朝觐天



▲祭祀图

子一次，贡纳祭品供天子祭祀远祖及天地之神。（50）王：臣服于天子。韦昭《国语注》云：“王，王事天子也。《周礼》，九州之外，谓之蕃国，世一见，各以其所贵宝为贄。”即戎狄君长承认周天子的正统地位，表示臣服，每一王终，新王继



位，即携本国所贵珍宝作礼物来朝见天子一次。（51）训：训则。引申为制度。

（52）意：思想意念。（53）修言：修正发布的号令。（54）修文：检查政令教化有否缺失。（55）修名：检查尊卑职贡名分。（56）修德：检查修正礼乐仁义的文德。（57）序：次序、次第。指以上“意、言、文、名、德”五者次序。刑：刑罚。（58）让：责让、谴责。（59）告：文告。用如动词。即用文辞通告。（60）辟：法，法令。（61）勤民：劳苦于人民。（62）近：指诸侯国。（63）远：指偏远蕃国。（64）大毕、伯士：犬戎君长的名字。（65）职：指犬戎嗣子按礼贡方物朝天子。（66）无乃：恐怕。副词。表推测或反问。几顿：倾覆败坏。（67）树惇：树立惇厚朴实之风。（68）帅：遵循。旧德：指先王之训。守终：守终生入朝一次之礼。纯固：专一。（69）其有以御我矣：指犬戎遵先王之训，循礼而守职，以正义应非正义。（70）白狼、白鹿：犬戎所贡礼物。

【译文】

穆王要征讨犬戎，祭公谋父规劝说：“不行！先王显示恩德而不炫耀武力。军队平时聚集在一起，到了用兵的时候才动用；动用就能发挥出威力。动辄炫耀武力，就会习以为常，不当一回事了，就不能叫人害怕。因此，周文公的《颂》诗说：‘收起干戈，藏好弓箭，我追求的是美德，把它普遍地传布。我王一定能够保持美德。’先王对人民总是勉励他们端正自己的德行，重视培养自己的好品性；满足他们的物质需求，让他们有好的器物用具；使他们明白利害之所在，用礼乐典章制度去教育他们，使他们趋利避害，感念恩德而害怕威力。所以先王能够保住天下而且越来越强大起来。

“从前我们的祖先后稷担任农官，侍奉虞舜、夏禹。到了夏朝衰败的时候，废去后稷这一农官，不再讲究农事。我们先王不啻因为失掉他的官职，就逃到西戎、北翟之间一带。仍不敢废怠农事，常常传布祖先的恩德，继续从事祖先传下来的事业，研习祖先传下来的教诲和法典制度；从早到晚谨慎勤劳，用敦厚笃实的态度加以遵守，用忠诚信实的态度加以奉行；世世代代继承祖宗的功德，不辱没祖宗。到了武王，他发扬祖先光明磊落的品德，更加慈爱谦和，侍奉神灵，保护人民，老百姓没有一个不高兴。商王帝辛，对人民太凶恶了，广大人民不能忍受了，都高兴地拥戴武王，这样才出兵到商朝首都的郊外牧野。这并不是先王好用武力，而是非常关心人民的疾苦，才去除掉他们的祸害。

“先王的制度是：在王城四周五百里的地区是甸服；在甸服外五百里的地区是侯服；从侯圻到卫圻共五圻，各五百里，是宾服；蛮、夷住的地区是要服，戎、狄住的地区是荒服。甸服地区一定要供应天子祭祀祖父、父亲的祭品，侯服地区要供应天子祭祀高祖、曾祖的祭品，宾服地区要供应天子祭祀远祖的祭品，要服地区要



向天子进贡祭神的祭品，荒服地区要进京朝见天子。祭祀祖父、父亲的祭品每天供应一次，祭祀高祖、曾祖的祭品每月一次，祭祀远祖的祭品每季一次，祭祀神灵的祭品每年一次，进京朝见天子终生一次。这是先王的教训。如果有不按日供献祭品的，天子就要检查自己的心意；有不按月来供献祭品的，天子就要检查自己的言论号令；有不按季供献祭品的，天子就要检查自己的法令制度；有不来岁贡的，天子就要检查尊卑名号；有不来朝见的，天子就要检查德行；天子按次序一件一件都做了，还有不来的，就可以加以惩罚了。在这个时候就可以惩罚那不按日举行祭祀的，攻打那不按月举行祀礼的，征伐那不按季举行享祀的，谴责那不进贡的，教训那不来朝见天子的；在这个时候就有惩罚的法律，有攻打的军队，有征伐的武备，有严厉谴责的命令，有告谕的文件。宣布了命令，陈述了道理，而还是不来，那么就在德行上加以检查，不要让人民劳苦，到远方去打仗。因为这样，那近处的诸侯就没有不听命的，远处的诸侯就没有不服从的。

“现在自从大毕、伯仕去世，犬戎君长按照他的职分来朝见天子。天子您却说：‘我必定要以宾服不享的罪名出兵征讨它，并借此向他们炫耀军威。’这样难道不是废弃先王的教导，并使那‘荒服者王’的礼节也遭废弃吗？我听说那犬戎的君长素性敦朴，能够遵循先人的德性，坚守终世入朝的礼节，专心不移，这样如果大王出兵征讨，他们就有理由来抵御我们了。”

穆王不听，便出兵去打犬戎，结果只获得四只白毛狼、四只白毛鹿回来。从此那荒服的诸侯就不来朝见了。

召公谏厉王止谤

【原文】

厉王虐⁽¹⁾，国人谤王⁽²⁾。召公告曰⁽³⁾：“民不堪命矣⁽⁴⁾！”王怒，得卫巫⁽⁵⁾，使监谤者。以告⁽⁶⁾，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⁷⁾。

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谤矣⁽⁸⁾，乃不敢言⁽⁹⁾。”

召公曰：“是障之也⁽¹⁰⁾。防民之口，甚于防川⁽¹¹⁾。川壅而溃⁽¹²⁾，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¹³⁾，为民者宣之使言⁽¹⁴⁾。故天子听政⁽¹⁵⁾，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¹⁶⁾，瞽献曲⁽¹⁷⁾，史献书⁽¹⁸⁾，师箴⁽¹⁹⁾，瞍赋⁽²⁰⁾，矇诵⁽²¹⁾，百工谏⁽²²⁾，庶人传语⁽²³⁾，近臣尽规⁽²⁴⁾，亲戚补察⁽²⁵⁾，瞽、史教诲⁽²⁶⁾，耆、艾修之⁽²⁷⁾，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²⁸⁾。民之有口，犹土之有山川也⁽²⁹⁾，财用于是乎出⁽³⁰⁾；犹其原隰之有衍沃也⁽³¹⁾，衣食于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败于是乎

兴⁽³²⁾，行善而备败⁽³³⁾，其所以阜财用⁽³⁴⁾、衣食者也。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³⁵⁾，胡可壅也⁽³⁶⁾？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³⁷⁾？”

王不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三年⁽³⁸⁾，乃流王于彘⁽³⁹⁾。

【注释】

(1) 厉王：周厉王（？～前828）。姓姬名胡，夷王之子，公元前878年即位，在位三十七年。虐：暴虐。(2) 国人：西周及春秋时期，对居住在国都里的居民的统



▲召公谏厉王

称，主要是士、平民、工商业者。谤：诽谤，指责。(3) 邵公：一作召公。厉王的卿士，召康公之孙，名虎。因封于召（今陕西岐山西南），故称召公。谥“穆”，故称召穆公。(4) 不堪：不能忍受。命：令，指厉王暴虐的政令。

(5) 卫巫：卫国的神巫。(6) 以告：把谤者的话报告给厉王。(7) 道路以目，相遇于路，只能用目光示意，敢怒而不敢言。(8) 弭谤：消除诽谤的话。弭，止、息。(9) 乃：副词，于是、就。(10) 障：本义为防水堤。作动词用，堵塞、阻挡。(11) 甚：严重、厉害。(12) 壅：堵塞。溃：溃决，决堤泛滥。(13) 为川者：治水的人。为，治。下文“为民者”之“为”同义。决：疏浚。导：流通。(14) 宣：启发、启示。(15) 听政：管理政务。(16) 公卿列士：皆周朝官名。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少师、少傅、少保、冢宰、司徒、宗伯、司马、司寇、司空为九卿；士分上士、中士、下士，故称列士。献诗：公卿列士对政治有所讽谏，用献诗的方式表达。所献的诗，可能采自民间的风谣。

(17) 瞽：盲人。指乐官，古代乐官皆由盲人充任，称瞽，又称“太师”。曲：乐曲。(18) 史：指外史之官。书：古代典籍。(19) 师箴：少师进箴言。师：指少师，次于太师的乐官。箴：一种具有劝戒意义的韵文。(20) 瞽：眼中没有黑瞳仁的盲人。赋：不歌而诵，即今之朗诵。(21) 矇：眼中有瞳仁而失明的人。诵：朗诵。(22) 百工：各种手工艺者。(23) 庶人：平民。传语：他们的街谈巷议经过别人间接传达给天子。(24) 尽规：进规谏之辞。尽，同“进”。(25) 亲戚：宗室和姻亲。(26) 瞽、史教诲：太师用音乐，太史用礼法进行教诲。(27) 耆：古代六十岁的人叫耆。艾：古代五十岁的人叫艾。这里指元老重臣。修：戒饬、警告。(28) 悖：违背道理。(29) 犹：如同、好像。(30) 于：从。是：这。乎：助词，无义。(31) 原：宽阔而平坦的土地。隰：低下而潮湿的土地。衍：低下而平坦的土地。沃：有河流灌溉的土地。



(32) 善败：成功与失败。兴：举。

(33) 行善而备败：推行好的，防范坏的。

备：防范。(34) 阜：增多、丰富。

(35) 成：指考虑成熟。(36) 胡：何、

怎么。(37) 其与能几何：哪能维持多久

呢？几何，多久。(38) 三年：过了三

年，其年为公元前842年。(39) 流：流

放、放逐。彘：地名。在今山西霍县。

【译文】

周厉王很残暴，国都的人都指责他。召公去告诉他说：“人民不能忍受你的政令了。”厉王大怒，找来卫国的神巫，派去监

视指责他的人。只要巫把诽谤他的人报告他，就抓起来杀掉。国都里的人都不敢说话了，熟人在路上碰见了也只能以递眼色打招呼。

厉王高兴了，告诉召公说：“我能够阻止人家在背地里说我坏话，现在他们不敢说了。”

召公说：“这是用暴力堵住人民的嘴巴。堵住人民的嘴巴，不让说话，比堵住河里的水，不让它流还要危险。用堤来堵住河水，就容易壅塞，一旦壅塞就会决堤泛滥，结果伤人一定会很多。限制人民的言论也是这样。因此会治水的人，总是排



▲周厉王讨伐叛臣



▲周厉王像

除壅塞，开通水道，让水畅流；能治理人民的人，总是开导他们说心里要说的话。所以天子处理政事，要叫三公九卿直到列士都献上规谏的诗，瞎眼的乐官献上反映民意的乐曲，史官进献记载古代政治成败得失的书籍，少师进箴言，瞽者朗诵，矇者吟咏，从事各种工艺的人都来直言规劝，百姓的意见传达给天子，左右的近臣尽力地规劝，宗族亲属监督天子、弥补天子的过失；乐官用音乐、太史用礼法对天子进行教诲；年高有德的师傅经常劝诫天子，然后由天子去考虑研究，作出判断，因此事情做起来就不会与情理相违背了。

“人民有嘴巴，如同土地上有山有水一样，财富、器物从这里生产出来；又像土地



有高原、洼地、平川和沃野一样，衣服食物从这里产生出来。人民用嘴发表意见，国家政事的好坏才能从这里反映出来；实行好的，防范坏的，可以用它来丰富人民的财物、器用、衣服和食物。人民在心里考虑的，用嘴讲出来，考虑成熟了而后自然流露出来的意见，怎么能够堵塞呢？倘若堵住人民的嘴巴，那赞助你的人能有几个呢？”

周厉王不听，从此国都的人没有一个敢讲话。过了三年，国都的人举行暴动就把厉王放逐到彘那个地方去了。

襄王不许请隧

【原文】

初，惠后欲立王子带⁽¹⁾，故以其党启狄人⁽²⁾，狄人遂入周。王乃出居于郑⁽³⁾，晋文公纳之⁽⁴⁾。

晋文公既定襄王于郑⁽⁵⁾，王劳之以地⁽⁶⁾，辞，请隧焉⁽⁷⁾。王不许，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规方千里以为甸服⁽⁸⁾，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⁹⁾，以备百姓兆民之用⁽¹⁰⁾，以待不庭不虞之患⁽¹¹⁾。其余以均分公侯伯子男⁽¹²⁾，使各有宁宇⁽¹³⁾，以顺及天地⁽¹⁴⁾，无逢其灾害，先王岂有赖焉⁽¹⁵⁾？内官不过九御⁽¹⁶⁾，外官不过九品⁽¹⁷⁾，足以供给神祇而已⁽¹⁸⁾，岂敢猷纵其耳目心腹以乱百度⁽¹⁹⁾？亦唯是死生之服物采章⁽²⁰⁾，以临长百姓而轻重布之⁽²¹⁾，王何异之有？今天降灾祸于周室⁽²²⁾，余一人仅亦守府⁽²³⁾，又不佞以勤叔父⁽²⁴⁾，而班先王之大物以赏私德⁽²⁵⁾，其叔父实应且憎⁽²⁶⁾，以非余一人⁽²⁷⁾，余一人岂敢有爱⁽²⁸⁾？先民有言曰⁽²⁹⁾：‘改玉改行⁽³⁰⁾。’叔父若能光裕大德⁽³¹⁾，更姓改物⁽³²⁾，以创制天下，自显庸也⁽³³⁾，而缩取备物以镇抚百姓⁽³⁴⁾，余一人其流辟旅于裔土⁽³⁵⁾，何辞之有与？若由是姬姓也，尚将列为公侯，以复先王之职⁽³⁶⁾，大物其未可改也。叔父其懋昭明德⁽³⁷⁾，物



▲晋文公焚绵山以求介子推出山（选自明刊本《新镌绣像列国志》）



▲周襄王像

将自至，余何敢以私劳变前之大章⁽³⁸⁾，以忝天下⁽³⁹⁾，其若先王与非姓何？何政令之为也⁽⁴⁰⁾？若不然，叔父有地而隧焉，余安能知之？”

文公遂不敢请，受地而还。

【注释】

(1) 惠后：周惠王王后，王子带生母，襄王继母。王子带：襄王异母弟，封于甘，故《左传》称甘昭公。(2) 党：指周大夫颀叔、桃子。启：开，引申为勾引。

(3) 居于郑：住在郑国的汜地，今河南襄城县南。(4) 晋文公纳之：据《史记·周本纪》载：“十七年（前635），襄王告急于晋，晋文公纳王而诛叔带。”纳：送归。

(5) 郑：地名，在今河南洛阳西。(6) 劳：酬劳、赏赐。地，指阳樊、温原、櫟茅

之田。(7) 隧：隧葬之礼。古代天子葬礼有隧道，诸侯以下有羡道。隧道全系地下道，灵柩从地道入葬。羡道虽是地道，但上面不覆土，露出地面。(8) 规：规划。甸服：指京城周围方圆千里的土地，定期向天子纳贡赋。(9) 上帝：天神五帝。山川百神：地神。(10) 百姓：百官。(11) 不庭：指不来朝贡之诸侯、夷王。不虞：不能意料之事。(12) 公侯伯子男：周代分封的五等爵制。据《周礼·王制》公之地方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一百里。

(13) 宁宇：安宁的居处。(14) 顺：顺从。(15) 赖：利。(16) 内官：宫中的女官。九御：九嫔，天子的妃子。《礼记·婚义》：“古者，天子后立六宫、三夫人，九嫔。”(17) 外官：朝廷官员。九品：即九卿。指少师、少傅、少保、冢宰、司徒、宗伯、司马、司寇、司空。《周礼·冬官·匠人》：“内有九室，九嫔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18) 神祇：天神和地祇。因嫔与卿主祭祀，故言供神祇。(19) 猷：满、满足。纵：放纵。耳目：指声色。心腹：指欲望。百度：各种制度。(20) 服物：服饰、器物以及礼仪制度。采章：绣绘有彩色花纹的旌旗、车舆、服饰，以别等级。(21) 临长：治理。轻重：指贵贱尊卑的等级。布：展布、表明。(22) 天降灾祸：指叔带之乱。(23) 守府：守护府藏财物。借指守成业的平庸之君。自谦之词。(24) 不佞：不才。自谦之词。叔父：指晋文公。周代实行分封制，天子对同姓诸侯称叔父，异姓诸侯称伯舅。(25) 班：通颁。颁赐、分授。大物：指隧葬之礼。(26) 憎：憎恶。(27) 非：非





难、责难。(28)爱：吝惜。(29)先民：前人。(30)改玉改行：古代贵族等级森严。腰上的佩玉也有区别，佩不同的玉与行不同的步伐相配合。所以改变佩玉，先要改变行步。即地位。玉，佩玉。行，行步。(31)光裕：推广扩充。

(32)更姓：改变王朝姓氏。改物：改变正朔、变易服饰。意为推翻周王朝的统治。(33)庸：用、显示。(34)缩：引、取。备物：指眼物章采，隧礼等。

(35)流：流放。辟：通避，退避。裔土：边远地区。(36)复：复兴、巩固。(37)懋昭明德：勤勉地发扬美德。懋：勉、勉励。(38)大章：指重大的服物典章等礼制。(39)忝：玷辱、辱没。(40)为：执行。

【译文】

当初，惠后要想立王子带为太子，所以让带的党羽颓叔、桃子等勾结狄人。这次狄人乘襄王废黜狄后之机进入周都，襄王出亡到郑国居住，后来晋文公派军队杀王子带，护送襄王回国复位。

晋文公帮助周襄王在郊复位后，襄王拿土地去酬谢他，文公推辞不接受，请求在他死后用灵柩通过墓道入葬的天子葬礼安葬。襄王不答应，说：“从前我们的先王得到天下，仅划出方圆一千里的土地，用它作为甸服，用这土地里出产的东西来维持供奉天神和地神的祭祀需要，用这田地里出产的东西维持百官和亿万人民日用的需要，用这土地里出产的东西来防备有不来进贡和意外的患难。其余的土地就拿来平分给公爵、侯爵、伯爵、子爵、男爵，让各人有安宁居住的地方，以此来顺应天地，不要遭到灾害。先王哪儿有什么私利呢？内官只有九嫔，宫外只有九品，只不过足够用来维持供奉天地祭祀祖宗的需要罢了，哪里敢尽情满足、肆意放纵那耳目心腹的嗜欲，而破坏各种法度？也只是这死后和生时穿用的东西的彩色花纹有所不同，用来统治百官，区别尊卑贵贱。除了这些，天子有什么不同呢？”

“现在上天给周王室降下灾难，我个人也只是守着先王故府的遗命而已，加以自己无能，以致麻烦叔父。要是分赐先王的重大葬礼给您，用来报答您对我的恩德，恐怕叔父您接受了我的赏赐以后，你自己也会厌恶，甚至责备我本人的。我怎么敢存吝惜的心呢？古人有句话说：‘改换佩带的玉，就要改变步伐。’叔父您倘若能够发扬伟大的品德，更改姓氏，改换正朔和服色，创建并掌管天下，显示出自己的功劳，那么采取天子的大礼，去统治安抚人民，那时我也许被惩罚流放到边远的地方，又有什么话说呢？倘若您还是这姬姓，仍旧列于公侯的地位，那就应尽做臣子的职责，去恢复先王的职分，这个天子用的大礼是不可以更改的。叔父您自己去努力发扬光明的德行吧。那天子大礼自然会来到的。我怎么敢因为您对我的私恩而去更改以前规定的重大制度，因此玷辱天下的人，这样我怎样对得起先王和百姓呢？又怎样施行政令、发布号令呢？倘若不是这样，叔父您自己有土地，就挖地开墓道，行天子的葬礼，我又怎么能够过问呢？”